

海

SHAN NA BIAN
SHI HAI

兰思思 著

山那边是

再坚持一下，
往前走两步，
就可以把
这座山翻过去，
海阔天高。

花山文艺出版社





海那边是山

SHAN NA BIAN
SHI HAI

兰思思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那边是海/兰思思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 - 7 - 80755 - 597 - 1

I. 山… II. 兰…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5988 号

书 名: **山那边是海**

著 者: 兰思思

责任编辑 阎 丽

特约编辑 侯 开 刘和芳

责任校对 冯会洲

封面设计 嫁衣工舍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销售热线 0311 - 88643226/32/35/43

传 真 0311 - 88643234

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980 × 700 毫米 1/16

字 数 270 千字

印 张 23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755 - 597 - 1

定 价 26.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录

CONTENTS

楔子/001

第一章

途：芳邻/002

第二章

山：介入/024

第三章

途：试探/044

第四章

山：情动/064

第五章

途：靠近/085

第六章

山：说服/103

第七章

途：山雨/134

第八章

山：浮木/155

第九章

途：回家/181

第十章

山：溃决/202

目 录

CONTENTS

- 第十一章
途：重逢/213
- 第十二章
山：心魔/229
- 第十三章
途：挣扎/235
- 第十四章
山：倾覆/243
- 第十五章
海：疑窦/266
- 第十六章
海：横祸/287
- 第十七章
海：难堪/306
- 第十八章
海：真相/334
- 第十九章
海：道别/346
- 尾声：
既是结束，也是新的开始/359

“最后问你个问题。”她说。

他看着她，没动。

“你对我……是否有过一点儿真心？”她眺望着远处的湖景，声音飘忽不定。明知这样问很愚蠢，可她还是问了，因为她不想在以后的岁月里再有疑问，哪怕只是偶尔的困扰。

他不回答，保持一贯的缄默。

她等了一会儿，明白不会等到什么，就像那次在酒吧，他逃避而她穷追不舍。原来奔跑了这么久，不过是又回到起点罢了。

她笑了笑，感伤却又释然，没再说什么，转过身，扬手朝他轻轻地挥了挥，就像挥别生命中的一片乌云，干干净净地离开，从此再无牵挂。

周末，已近黄昏，位于城南的云玺酒店却依然热闹非凡，前台的几个接待紧张地忙碌着，来往宾客熙熙攘攘。时值秋天，正是旅游的黄金季节。

乔晶晶从午餐过后就一直站在这里，快四个钟头了，但仍能保持最甜美的微笑，难怪连一向吝惜言辞的陈副总都说：“要想在云玺找出比晶晶笑得更甜的姑娘，恐怕很难。”

乔晶晶笑眯眯地把已经做好的房卡及证件等递到满头白发的老外手里，用英语流利地道了别。那老外向她挤挤眼，弯腰拾起身旁的行李箱，转身离开了，后面的客人立刻上前一步。

“您好，欢迎光临云玺！请问您预订过房间吗？”乔晶晶说着滚瓜烂熟的开场白。

来客二十七八岁年纪，瘦高个子，皮肤白净，眉目疏朗，有一双清澈的眼睛。他也不掏证件，大大咧咧地将手肘往台沿上一撑，嘴里悠然地嚼着什么，大约是口香糖，语气懒散，“我不订房，我找人。”

乔晶晶感到意外，看了看他背上那只陈旧而硕大的登山包以及他风尘仆仆的脸色，十足一副旅客的模样。

她笑容可掬地问：“不知先生想找哪位？”

“姚伊楠。”他慢吞吞地吐出一个名字，目光逐一扫过大堂里的每个工作人员，没有发现那个熟悉的身影。

晶晶更意外了，“哦，请问您跟姚小姐有预约吗？”

“……没有。”

“那么您是……”她试探地问。

“她在吗？”客人跟她一样礼貌，嘴角始终含着笑，眉宇间却逐渐涌起一丝被盘问的不耐烦。

晶晶眨了眨眼睛，忽略了他的烦躁，不慌不忙地继续问：“请问您找她有什么事呢？”

客人终于将目光重新凝聚到她的脸上，盯视了几秒，突然咧嘴一笑，低声道：“对不起，我不方便告诉你。”那眼里的神色说不清是戏谑还是暧昧，却似有股电流传过来，晶晶猝不及防，竟似被电了一下，耳根迅速红了，这人的眼神真邪门儿！

也就片刻的工夫，她便稳住情绪，脑子里飞速转动着，随即礼貌地回道：“真不好意思，姚小姐正在开会。方便的话，您可以留个联系方式，或者您也可以直接给她写个条儿，我一定转交。”此乃委婉的推托之词，她断定这人跟姚伊楠没什么瓜葛，否则根本没必要如此唐突地跑到酒店来找人，还说不出所以然来。

酒店经常会有各种莫名其妙的人物出现。年初，一位陌生的客人声称要见销售部的某位同仁。前台帮忙联络过来后，客人出其不意地甩了对方一个耳光，怒斥其是第三者插足，闹得不可开交，在酒店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因此，礼宾部很快就拟出了相关规定，要求前台对一些贸然求见者要格外谨慎。

客人耸了耸肩，含糊地嘟囔了一句，显然不相信晶晶的言辞。他伸着手，边思量边在空中打手势，那手势打得一停一顿的，一如他不顺畅的思绪，“是这样的，我……是她的一个朋友，今天刚出差回来……有……急事找她……要不这样，你给她拨个电话，告诉她我……姓孟，她一定会见我的。”说到后面终于流畅，简直信心十足。

晶晶抿了抿唇，她认识姚伊楠快两年了，还从来没听她说过有位姓孟的朋友，而且，如果真是朋友，自己直接给伊楠打个电话，让她过来不就行了，至于这么费劲吗？

为了尽早把他打发了，晶晶眼珠子转了转，很快有了主意，“孟先生，您看这儿是前台，还有很多客人等着做 check-in，这样吧，您找我们大堂的崔经理，让她帮您联络，可以吗？”

她顺手给他指了一下大堂经理的所在位置，就这样礼貌而顺利地把皮球踢掉

了。任何难题到了大堂经理崔颖那儿，都将不是难题。

崔颖个子高挑，穿着白衬衫，黑色窄步裙，最标准的酒店工作服，长发一丝不苟地全拢到脑后，整张脸如剥了壳的白煮蛋，光洁无瑕，挑不出一丝毛病。她蹬着尖如锥刺的高跟鞋在富丽堂皇的 lobby 四处游走，背在身后的手上还握着一个粗黑的对讲机。

“你找姚伊楠？”崔颖说话时的口气总有点儿冲，虽然同样带着笑容，但她天生属于比较强悍的那一类女性。

“对。”孟绍宇将背上那只厚重的包往上提了提，嘴里的口香糖早已嚼得淡而无味，他开始口渴。

他忽然觉得有些无聊。早知道见她一面如此艰难，他就不这么冲动地一下车就跑来了，今天的行为纯属愚蠢的心血来潮。

不过既然来了，就要将戏演到底，半途而废可不是他的作风。

盘问仍在继续，“你是她什么人？”

唉，又来了！

孟绍宇无奈地挑眉，然后道：“朋友。”最稳妥也最没含金量的答复。

“男朋友？”彪悍美女的眼睛亮了。

以崔颖的眼光来看，面前的这个男人虽然不似金龟婿之流的豪门公子，也自有他倜傥的风范，跟伊楠站在一起，并不逊色。

“当然不是！”孟绍宇讶然，世人的想象力为何总是如此庸俗而苍白？他跟姚伊楠说的话统共不超过五十句，而且句句都是针锋相对。

不过，他下意识地抬手摸了摸鼻尖，有点儿想笑，如果姚伊楠听到如此猜测，会不会暴跳如雷？

崔颖的脸上有明显的失望，语气稍稍冷淡，“那你找她干吗？她欠你钱？”

饶是孟绍宇平常油嘴滑舌惯了的，此时也不免被她逗乐了，“没那么严重……是我想找她帮忙。”他顿了顿，终于道出实情，“我是她邻居。”

“哦！”崔颖恍然大悟，心中立刻有揪到伊楠小辫子的狂喜。她早就说伊楠是假正经了，果不其然，背地里跟帅哥邻居打得火热，人家都追到酒店来了，看她以后还敢在自己面前装！

“你在这儿稍等片刻啊，我这就去呼她！”崔颖热情而爽快地说着，疾步走到门



外，扬手就将对讲机举到嘴边……

姚伊楠站在云玺酒店二十七层某个房间的窗边，双目凝视着将坠未坠的落日，周遭的云全被夕阳的余晖染红，很壮观的景象，她看得出神。如此美景之下，她耳畔却传来控虫中心胡主任喋喋不休的唠叨。他是治虫专家，对酒店里任何角落出现的小生物都会毫不留情地赶尽杀绝，为此还得到过总经理的褒奖。伊楠没说他不，只是嫌他啰唆，每次来都不厌其烦地给人洗脑。

“你知道一对这种蟑螂一年内能繁殖多少下一代吗？”他突然发难，也许是不高兴伊楠的心不在焉。

伊楠的目光仍未从窗外转过来，夕阳实在太美了！她敷衍地应承了一句，“多少？”

其实伊楠知道答案，但不愿意给他得意的机会。

“每一对成虫一年内会产下十万只幼虫。”他一字一句地挤出答案，有点儿恨铁不成钢。

他其实没必要这样，伊楠对蟑螂丝毫不感兴趣。倒是站在她身旁的新来的实习生杨慧一惊一乍地用手捂着嘴，瞪起眼睛来嚷：“我的天，这么多！”

胡主任的神色这才有所缓和。他放弃了再教育，在房间的每个角落里仔细观察，因为这间客房的客人今天早上结账时抱怨看到蟑螂出没。

杨慧轻碰伊楠的胳膊，用低不可闻的声音问：“伊楠姐，他刚才提到的蟑螂叫……叫什么来着，德国，德国……小强？”口气里有许多不确定的成分。新人总是有强烈的好奇心——对新环境里的一切都想探知清楚。

伊楠终于扭过头来。她长着一张极为秀气的脸，五官娟秀，唇角和眉眼总是弯弯的，即使不笑也让人觉得亲切；下巴窄而尖，却不显得刻薄，也许是因为面颊上那点儿恰到好处的婴儿肥；一对神采飞扬的眸子里时不时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狡黠，显得她是个有不少心思的女孩。

凡是见过伊楠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被她吸引，一半缘于她讨喜的长相，她的美不张扬，不高高在上，是一种合群的、跟人打成一片的模糊美，就像一个干净清爽的邻家女孩；另一半，则是因为她经常让人忍俊不禁的伶牙俐齿。

此时，她看着杨慧一脸未脱的稚气，遂笑嘻嘻地道：“我们不是拍周星星的电影，小强也从来没出口去过德国——这种蟑螂的学名叫德国小蠊。”

看，到底早来两年，一样听得漫不经心，伊楠还是比她明白。

杨慧有些讪讪地，朝着她憨笑。

胡主任还在房间里搜索，也听到了伊楠的话，但他并没有幽默感，只是蹙了眉很严肃地说：“一小时后我会派人过来喷药水，这个房间里绝对有蟑螂窝。”

伊楠不置可否地耸耸肩，他是专家，当然他说了算。而她，只负责将客房部的投诉处理意见汇总上去。

进门后就一直搁在桌子上的对讲机蓦然间刺刺拉拉地响起来，很快里面传出崔颖超大的嗓门，她几乎是在怒吼：“伊楠，姚伊楠，有人找！”

伊楠奔过去回复道：“我是姚伊楠，谁找我？”

“你男朋友！”

伊楠开始翻白眼，这是崔颖今天第N次拿她开涮了吧！

反正房间里也没客人，伊楠继续大声嚷：“告诉他，我正在会前男友，让他等着！”

杨慧捂着嘴偷偷地笑，她来了不过一个月，却对两位顶头上司的斗嘴已是相当习惯。

胡主任正在掀地毯，听到伊楠的话，脸上立刻起了几分想入非非的尴尬。他下意识地推了推鼻梁上的镜架。

“他等不了啦，说找你有急事！”崔颖在那头叫道，“你快点儿下来，自己跟他说明清楚！”

伊楠这才正经起来，好奇地问：“到底是谁？”

“说是你邻居，姓孟，嘿嘿！”崔颖得意地笑。

“你说谁？我邻居？”伊楠明显懵了一下，隔了几秒才反应过来，不觉呆问，“他来这儿干什么？”

“这得问你啊！”崔颖乐不可支。伊楠不用看也能猜出她是怎样一副看好戏的表情。

“哎，别磨蹭了，没事就早点儿下来吧。让帅哥这么干等着，我可不忍心。”

伊楠的小尖脸微微扭曲。她没料到孟绍宇竟然会跑来酒店找自己，况且，他怎么知道自己在这儿工作？！

“活见鬼！”她嘟囔着，想了想，还是跟房里的两个人打了声招呼，先下去了。



不管什么事，总得见了面才知道，虽然她压根儿摸不着头脑。

出了电梯，转过两道回廊，远远地，她就瞧见那一对活宝站在光可鉴人的大堂的一隅。孟绍宇已经将背上的负累彻底抛置于地上，正和崔颖聊得火热，后者时不时捂着嘴咯咯地乐，两张笑脸灿烂如花。

伊楠疾步走过去，重重地打招呼：“嗨！”那两双眼睛立刻齐刷刷地射向了她。

崔颖的眼里蕴藏着七八种截然不同的神情，恨不能马上将她揪到无人处狠狠盘问清楚。伊楠能清楚地听到她心里的八卦草在滋滋疯长，但她视而不见，只望向歪在旁边已然站成一根麻花的孟绍宇，心里想：这人若能老老实实、正正经经地行事，倒也有几分英姿，只可惜爱耍酷，把自己整成一副不伦不类的嬉皮士相。她暗暗撇嘴，替他惋惜。

孟绍宇见到她的刹那，笑容里反倒有几分迟疑。他头一次见她打扮得如此正式，有板有眼的正规，一时竟不能确定这是否就是自己要找的人。

他最近一次看见伊楠还是上周六的晚上，他加完班回家，在门口翻遍了所有口袋，都没找到该死的大门钥匙，无可奈何地去敲开了伊楠的门。而当时的她，穿着很家常的白底紫碎花睡衣，长发软软地披在肩上，眼神灵动机警，又很神秘地含了一丝朦胧，如一株睡莲，格外楚楚动人，看得他两眼发直，差点儿就忘了正事。之前好歹也见过几面，他怎么就没发现她也是一个美女呢？

他的目光在伊楠的脸上来回逡巡，笑容复又爬上他的脸庞。她有一双很独特的眼睛，大而明亮，如璀璨的宝石，不经意间，就会有光亮划过，他绝不会认错。

他笑起来总有些坏坏的，仿佛对方有把柄抓在他手上。也许少不更事的小女孩会被这样的笑容所迷惑，可伊楠不是。

“孟先生，你找我有事？”她虽然流露出笑意，却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架势。

孟绍宇将包拎起来，重新甩到肩上，如丐帮的破麻袋一般，往她的方向倾着身子低语，声音里含了一丝亲昵，令伊楠感到别扭，“你几时下班？”

“还早。”她不冷不热地说。

孟绍宇握拳凑在嘴边，假意咳嗽两声，用手指了指门外，“咱们……出去说，行吗？”

崔颖立刻会意，她再热衷于八卦，此时也知道该明智地撤了，自己夹在中间，

实在有电灯泡之嫌，反正一会儿有的是机会和时间纠缠伊楠。

孟绍宇对她的热心帮助给予了高度评价，两人道别的热情劲儿简直就像失散多年依依不舍的姐弟。

崔颖离开前，不忘对伊楠挤挤眼睛。于是，伊楠知道自己还有麻烦。

伊楠随孟绍宇穿过酒店旋转门，来到泊车场附近。夕阳已完全坠落，天色显得有些阴沉。

两人站定，她望着他，神色戒备。

果不其然，他的台词跟她心里替他设想的如出一辙。

“我刚出差回来，走到半道，发现……钥匙又忘家里了。”

他的眼神很无辜，可是她懒得同情，“丢了钥匙，应该找锁匠，找我干吗？”

孟绍宇并不气馁，把肩上的包从左边换到右边，语气从容，“你知道我来这城市不久，哪里有锁匠都不清楚。除了找你，我想不出还有谁能帮我。”

伊楠觉得荒唐可笑，这家伙怎么还真跟自己耗上了？顿了片刻，她耸肩一笑，“你不会是……爬阳台爬上瘾了吧？”

孟绍宇岂能听不出她话里的揶揄！她笑起来像只狡黠的宠物猫，还露出两颗小虎牙，十分可爱，让他对她的嘲讽想恼都恼不起来。

于是，他也望着她笑，“那倒不至于——不过偶尔爬爬，对健康有益。”

他想起那天晚上，他在伊楠的屋子里来回转了几圈，想找个突破口。

其实两家厨房的窗户是相对着的，如果彼此都登上各自的灶台，估计双方能在半空中握个手、递个酱油什么的，然而两人都不是入得厨房的主儿，窗户常年不开，他在这边望着对面紧闭的玻璃窗，遗憾地直咂嘴。

所幸他最终发现了另一个绝佳的位置——阳台。两家的阳台也挨得极近，伊楠这边的窗户是做了全封闭的，用窗帘遮得死死的，而他那头的则是裸台，可以凭栏喝个咖啡，抽根烟，放松身心。当初也是看上这一点才租下的，他极不喜欢密不透风的封闭阳台。

孟绍宇收拢窗帘，打开落了厚厚积尘的侧窗，上下仔细观察，拿目光打量着。这里的公寓是小高层，相邻的两户人家并非共用一堵墙，而是在两墙之间空出了一道一米左右的缝隙，由厚实的水泥板连接起来，用来放空调外机。水泥板一直延伸



到阳台外侧的四分之一处，他如果翻出去，拿脚在上面借点儿力再去攀附对面的阳台栏杆是完全有可能的。当然，这需要当事人的勇气，还有伊楠的支援。

思忖妥当，又试了试凭仗物体的牢固度，他遂将计划告诉了一直跟在自己身后默默无语的伊楠。

伊楠显得有点儿呆怔。除了装空调的师傅，她还没见过谁有胆量这么干的，正犹豫着要不要阻止，孟绍宇已经迅捷地闪身进了客厅，端来一张四方小凳，用来垫脚。

他单手扳牢窗沿，踩着小凳，正待抬脚跃身而出时，伊楠出其不意地探手抓住他后背的衣服，“等等！”

孟绍宇诧异地回头，心里却很快地热了一下。通过上次的接触，他感觉伊楠是个善良、单纯的女孩儿，否则不会容许初来乍到的自己登堂入室，此时大概她见他冒险，有些不忍，一念及此，他豪情顿生，朝她绽放了一个极为柔和的微笑，“放心，我不会有事。”

他的好些女同事还有历届女朋友都夸他温柔的笑容最迷人，他对自己的魅力指数很有信心。

伊楠却并未接收到他的“馈赠”，而是把头直接伸到窗户外，从楼上望下去，只见黑糊糊的秋夜中，仅有沿街的几盏路灯幽幽地泛着白光，带着几分阴森。

她缩回头，用澄澈的目光注视着孟绍宇，“你家有几口人？”

孟绍宇脸上的笑容逐渐转为迷惑，“除了父母，我还有个姐姐——你问这个干什么？”

伊楠认真地听着，然后点头，“你确定你在跨出去之前不需要给他们打个电话吗？”

他啼笑皆非，“当然不需要。”如果他妈妈知道了，估计会连夜飞过来阻止。“那么……”她慢吞吞地又问，“你需不需要把名下的资产、值钱的细软什么的做个分配，以防万一……”她的头往窗外偏了一偏，“要知道，如果你从这里掉下去，除了做人肉馅饼，不可能有第二条出路。”

他望着她隐藏在恬静后面的讥笑，总算明白了她的“恶毒”用意，一时所有的大脑神经都开始错位。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无毒不丈夫，最毒妇人心。”

……

这些警世格言为什么他以前从来不信?!

收起适才莫名涌起的似水柔情，他耸耸肩，抱着膀子哼道：“你想得还挺周到，不过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这次轮到他不怀好意地笑了，“万一我真掉下去了，法官一定会判你谋杀‘情夫’，你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所以，姚小姐，”他朝她扬了扬下巴，“别再胡思乱想了，好好帮我过去比什么都强。”

伊楠本是好心，让他三思而后行，毕竟这种举止看似可行，实际还是很危险的，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安全，没想到，她一番善意的提醒，反被他吃了豆腐！她瞪了他一眼，赫然拦在他的前面，“这不行，你得给我写个书面说明，万一……那什么，我也好证明自己的清白！”

孟绍宇没想到她还认了真，实在是哭笑不得，双手叉在腰间，虎视眈眈地望着她，思索片刻，遂又道：“要不这样，我也不爬了，免得你噩梦成真，今晚我就在你这里将就一夜得了，你看怎么样？”

“不行！”伊楠当然抗议，这明明是跟她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怎么一下就扯不清了？他还理直气壮地想霸占自家房屋，岂有此理！

“你要觉得吃亏，我可以付你房钱。”他好整以暇地捏着下巴欣赏她着急的模样。

“你干吗不去住旅馆？小区出门右拐三百米就有，我这里可不是旅店！”她斩钉截铁地回绝。

“小姐，你拿点儿同情心出来好不好？我加班加到九点，现在还饿着肚子，虽然咱俩非亲非故，可好歹也是邻居，远亲不如近邻，你听说过没有？你就忍心将我赶来赶去？”他越说越来劲，索性往墙上一靠，开始耍赖，“反正我就给你两个选择，要么让我爬，要么我睡你这里。”

“哈，你还讹上我了？”伊楠一捋发梢，光洁的脑门上开始出汗，“信不信我打电话叫物业？”

“随你。哦，前两天物业上门送水你没在家，还是我帮你签收的，你不记得了？他们都知道咱俩认识。”他得意地盯着她，这叫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伊楠气得不轻，可转念一想，还是错在自己，没事给他开什么门呀？现在留又留不得，撵又撵不走！唉，吃一堑长一智吧。



她二话没说，恶狠狠地将身子往边上一让，“那你还是爬吧，看摔不死你！”

他胜利地嘿嘿一笑，忽然凑近她，近得她脑子里一下子警报齐鸣！

他身上的淡淡的汗味夹杂着男性特有的气息朝她扑面而来，她吃了一惊，仰头瞪着他。阳台上的灯早就坏了，她一直没时间找人来修，借着客厅的灯光，她能看见他闪闪发亮的双眸，似草原上的狼眼一般炯炯有神。刚才的一番插科打诨，竟让她忘了眼前这个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而她就这么轻率地放他进门了！真是奇怪，她一贯的警惕到哪儿去了？

她虎起脸来，伸手用力在他胸前推了一把，凶巴巴地嚷道：“你想干什么？”

孟绍宇没提防她的突袭，身子往后稍稍一仰，但很快站正了。他愣了愣，才悻悻地挑眉道：“没干吗，想麻烦你让个道，不可以吗？”

伊楠赶紧闪到一边，给这位敢死队队员让出道路……

这家伙大概是猴子转世，手脚恁地麻利，站在水泥板上时，竟然还恶作剧地晃了几下身体，吓得伊楠脸色发白，抓住他的那只手攥得死死的，汗量猛增。然而，很快他就摸到了对面的栏杆，手一松，只几下就轻而易举地抵达对面了。

伊楠惊魂未定，看着他乐不可支地在对面朝自己龇牙咧嘴地笑，“告诉你吧，我有三年的攀岩经验，再高一点儿的楼都没问题！”

伊楠半秒也没犹豫，手脚麻利地关窗，拉上帘子，直接屏蔽掉那张可恶的笑脸。

坐在出租车里，伊楠始终板着脸，对孟绍宇爱答不理的。他却仿佛感觉不到她的冷淡，闲话简直是一箩筐一箩筐地向外倾倒。

“我这人就爱丢三落四，出娘胎就落下的毛病，改不了了。”

……

“我想过了，这回等拿到钥匙，我一定去配十几把，你那里也留几把，省得我找不着就爬阳台。我倒也罢了，主要是怕吓着你。”

伊楠无语了，这样大言不惭、拿自己不当外人的主儿她也是出娘胎第一回碰到。

“对了。”他调整坐姿，往她身边略靠近一点儿，压低嗓音，似乎怕司机偷听，“你同事误会我们是情侣。”他审度着她的脸色，见她的眉头果然微微皱起，忙道，“我可是跟她解释过了，根本没有的事嘛，不过她好像不太相信。”

……

“其实……我觉得咱俩……还挺合适的，反正一个未娶，一个待嫁，你说是吧？”他试探地、小心翼翼地吐出这串语句。

伊楠终于受不了，喘着粗气扭脸斜睨他。孟绍宇立刻噤声，装模作样地歪头对着玻璃窗理了理并不凌乱的头发。

车子拐了个弯，驶入城北。在一个岔口前，司机大声问后面坐着的俩人：“怎么走？向左还是向右？”

“向右！”两人齐声回答，又互望了一眼，伊楠先将目光掉开。

从前在学校的时候，她很烦那些一天到晚对女生死缠烂打的男生，跟苍蝇似的在耳边嗡嗡乱飞，她一直倾慕深沉谨言的那一类男性。

虽然孟绍宇有些胡搅蛮缠，可她不得不承认自己其实并不讨厌他。也许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审美趣味也开始有了改变。这点，对她来说，应该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吧？证明她正在逐渐学会淡忘……

可是，她心上印着的那个影子，真就这么容易被抹掉吗？

仅仅片刻的尴尬后，孟绍宇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喋喋不休，“哎，我说，你好像不怎么待见帅哥哈，这样很容易挫伤我们这类人的自尊心的。”

伊楠这次没有继续沉默，深吸了一口气，道：“我对有钱的帅哥有免疫。”一边说，一边瞟了眼他身上那件虽然皱皱巴巴却有着顶级名牌 LOGO 的外套。不难看出，他生活悠闲，没什么压力，家底应该不薄。

他着实讶异，不知道她从哪里得来这样的结论，“那你就错了，我可没多少钱。”

伊楠当然不会拿自己的猜测跟他辩论，转移目标又道：“我对当着我的面吻别人的帅哥也有免疫。”

她第一次见他时，他正在倾尽全力地吻一个女孩儿——或者女人，当时灯光昏暗，她看不太清。

那天已很晚了，她从酒店无精打采地往公寓赶。伊楠住在城北的一个高层公寓区，房子半新不旧，早两年这里也算高档住宅，只是现在的新房子多如牛毛，旧的房子想租出去，只能放低身价，况且地段也非黄金地段。她喜欢这里的安静与整洁。当然，老社区也有麻烦，比如那晚，她就很倒霉，因为电梯坏了。

她在底楼歇息片刻，然后匀了一口气，铆足了劲儿往楼上爬。

小区的治安还是不错的，在这里住了两年，伊楠从没听说过任何负面新闻。楼

